

容 閔卷（1828—1912）

容閔，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出 生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予（容閔）生于彼多罗岛（Pedro Island）之南屏镇。镇距澳门西南可四英里。澳门，葡萄牙殖民地也。岛与澳门间，有海峡广半英里许。予第三，有一兄一姊一弟。今兄弟若姊俱已谢世，惟予仅存。（按先生于一九一二年逝世，著书时为一九〇〇年。）

（容閔：《西学东渐记》）

入西塾读书

一八三四年，伦敦妇女会议在远东提倡女学。英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Mrs. Gutzlaff）遂于是时莅澳，初设一塾，传授女生。未几复设附塾，兼收男生。其司事某君，予同里而父执也，常为予父母道古夫人设塾授徒事。其后予得入塾肄业，此君与有力焉。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势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

（容閔：《西学东渐记》）

随父至澳门

一八三五年，随父至澳门，入古夫人所设西塾，予见西国妇女始此——时才七龄。当时情形深印脑中，今虽事隔数十年，犹能记忆。古夫人躯干修长，体态合度，貌秀

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颐方，眉浓发厚，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夫。时方盛夏，衣裳全白，飘飘若仙，两袖圆博如球，为当年时制。夫人御此服饰，乃益形其修伟。予睹状，殊惊愕，依吾父肘下，逡巡不前。虽夫人和颜悦色，终惴惴也。我生之初，足迹不出里巷，骤易处境，自非童稚所堪。迨后思家之念稍杀，外界接触渐习，乃觉古夫人者和蔼仁厚，视之若母矣。予于学生中齿最稚，乃益邀夫人怜悯，入塾后即命居女院中，不与男童杂处，盖特别优待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逃学未成

予儿时颇顽劣，第一年入塾时曾逃学，其事至今不忘。古夫人之居予于女院，本为优遇，予不知其用意。男生等皆居楼下层，能作户外运动。而予与诸女生，则禁锢于三层楼上，惟以露台为游戏场。以为有所厚薄，心不能甘。常课余潜至楼下，与男生嬉。又见彼等皆许自由出门，散步街市，而予等犹无此权利，心益不平。乃时时潜出至埠头，见小舟舫集，忽发异想，思假此逃出樊笼，以复我自由之旧。同院女生，年事皆长于予。中有数人，因禁闭过严，亦久蛰思启，故于予之计划，深表同情。既得同志六人，胆益壮。定计予先至埠头，雇定盖篷小船，乘间脱逃。翌晨早餐后，古夫人方就膳，予等七人遂于此时潜行出校，匆匆登舟，向对岸进发。对岸为彼多罗岛，予家在也。谓同伴六人先至予家小住，然后分别还乡。在予固自以为计出万全，不谓渡江未半，追者踵至。来船极速，转瞬且及。予乃惶急，促舟子努力前进，许渡登彼岸时酬以重金。但予舟只二橹，来舟则四橹。舟子知势力悬殊，见来舟手巾一挥，即戢耳听命，而予等七人束手受缚矣。放豚入笠，乃施惩戒。古夫人旋命予等排列成行，巡行全校。且于晚课后，课堂中设一长桌，命七人立其上一小时。予立中央，左右各三人，头戴尖顶纸帽，胸前悬一方牌大书“逃徒”，不啻越狱罪囚也。予受此惩创，羞愧无地。而古夫人意犹未足，故将果饼橙子等分给他生剥食，使予等馋涎欲流，绝不一顾。苦乐相形，难堪滋甚，古夫人洵恶作剧哉！

（容闳：《西学东渐记》）

两名男生之一

古夫人所设塾，本专教女生。其附设男塾，不过为玛礼孙学校（Morrison School）之预备耳。玛礼孙学校发起于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九年成立。未成立时，以生徒附属古夫人塾中，酌拨该校经费，以资补助。是予本玛礼孙校学生而寄生于此者。忆予初入塾时，塾中男生，合予共二人耳。后此塾逐渐扩张，规画益宏。夫人乃邀其侄女

派克司女士 (Miss Parkes) 姊妹二人，来华襄助。派女士之兄海雷派克司 (Mr. Harry Parkes)，即一八六四年主张第二次之鸦片战争者，因其于此事著异常劳绩，故英皇赐以勋爵云。予于此短期内，得亲炙于派克司女士二人，亦幸事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学校停办

其后此塾因故停办，予等遂亦星散。古夫人携盲女三人赴美，此三女乃经予教以凸字读书之法。及予辍教时，彼等已自能诵习《圣经》及《天路历程》二书矣。派克司姊妹则一嫁陆克哈医士 (Dr. William Lockhart)，一嫁麦克来传教士 (Rev. MacClatchy)，仍受伦敦传道会之委任，在中国服务甚久云。

(容闳：《西学东渐记》)

贩卖糖果

予既还家，从事汉文。迨一八四〇年夏秋之交，方鸦片战争剧烈时，适予父逝世，身后萧条，家无担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齿稍长，能博微资。予兄业渔，予姊躬操井臼，予亦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每日清晨三时即起，至晚上六时始归，日获银币二角五分，悉以奉母。所得无多，仅仅小补。家中拮据，惟长兄是赖耳。

(容闳：《西学东渐记》)

芸草阡陌间

予母得予等臂助，尚能勉强度日。如是者五阅月，而严冬忽至，店铺咸停制糖果。予乃不得已而改业，随老农后，芸草阡陌间。予姊恒与予偕。相传古有卢斯 (Ruth) 者，割禾无所获，遇波亚士 (Boaz，亦人名) 时时周给之，予惜无此佳遇。

(容闳：《西学东渐记》)

第一次英文“演说”

幸予粗通西文，窘迫时竟赖以解厄。予之能读写英文，农人本不之知。予姊告之，乃忽动其好奇心，招予至前，曰：“孺子，试作红毛人之语。”予初忸怩不能出口，后予姊从旁怂恿，谓：“汝试为之。彼农或有以犒汝。”农人欣然曰：“老夫生平从未闻洋

话。孺子能言者，吾将以禾一巨捆酬汝劳，重至汝不能负也。”予闻此重赏，胆立壮，乃为之背诵二十六字母。农人闻所未闻，咸惊奇诧异。予为此第一次演说时，稻田中之泥水深且没胫。演说既毕，获奖禾数捆，予与予姊果不能负，乃速返家邀人同往荷归。予之拉杂英文，早年时即着此奇效，是则始愿所不及。时予年十二岁，即古时卢斯之获六斛，其成绩亦不予过矣。

（容闳：《西学东渐记》）

折叠书页

刈禾时期甚短，无他事足述。其后有一比邻，向在天主教士某处，为印刷书报工人。适由澳门请假归，偶与予母言教士欲雇用童子折叠书页，仅识英字母及号码无误即得，程度不必过高。予母告以此事予能为之，乃请其介绍于教士。条约既定，别母赴澳门就新事，月获工资四元五角，以一元五角付膳宿费，余三元按月汇寄堂上。然予亦不遽因此致富。

（容闳：《西学东渐记》）

获寻入校

可四阅月，忽有梦想不到之人来函招予，而上帝又似命予速往勿失时机者。函盖来自霍白生医生（Dr.Hobson），医生亦传道者，其所主任之医院，距予执业之印刷所仅一英里。予在古夫人西塾时数见之，故稔识其人。此次见招，初不解其故，以为霍氏欲予从其学医也。继乃知古夫人赴美时，其临别之末一语，即托予于霍白生，谓必访得予所在，俟玛礼孙学校开课时送予入校云。霍氏负此宿诺，无日或忘。盖觅予不得，已数月于兹。相见时霍氏谓予：“玛礼孙学校已开课，汝亟归家请命，必先得若母允汝入塾，然后舍去汝业，来此伴余数月，使予得熟知汝之为人，乃可介绍汝于该校教习也。”时予母方深资予助，闻言意颇不乐；然卒亦从予请，命予往澳门辞别天主教教士。该教士虽沉静缄默，四月之中从未与予交一语，然亦未尝吹毛求疵，故予去时颇觉恋恋。予辞出后，径往医院，从霍医生终日杵臼丁丁，制药膏丸散。霍氏巡行医院，抚视病人时，则捧盆随其后。如是者二阅月，霍君乃引予至玛礼孙学校，谒见校长勃朗先生（Rev.Brown）。

（容闳：《西学东渐记》）

开校之创始班

玛礼孙学校于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开课，主持校务者为勃朗先生。先生美国人，一八三二年由耶路大学（Yale University）毕业，旋复得名誉博士学位。乃于是年（一八三九年）二月十九日偕其夫人莅澳，以其生平经验从事教育，实为中国创办西塾之第一人。予人是校在一八四一年，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黄君胜、李君刚、周君文、唐君杰与黄君宽也。校中教科，为初等之算术、地文及英文。英文教课列在上午，国文教课则在下午。予惟英文一科，与其余五人同时授课，读音颇正确，进步亦速。予等六人为开校之创始班，予年最幼。迨后一八四六年之十二月，勃朗先生因病归国，六人中竟半数得附骥尾，亦难得之时会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愿意赴美

一八四六年冬，勃朗先生回国。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略谓已与家属均身体羸弱，拟暂时离华，庶几迁地为良。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其后数日间，课余之暇，聚谈及此，每为之愀然不乐。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愿与赴美之数人耳，即黄胜、黄宽与予是也。当勃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第予等虽有此意，然年幼无能自主。归白诸母，母意颇不乐。予再四请行，乃勉强曰：“诺。”然已凄然泪下矣。予见状，意良不忍，竭力劝慰之曰：“儿虽远去，尚有兄弟与姊三人，且长兄行将娶妇，得有兄嫂承欢膝下，不致寂寞。母其善自珍摄，弗念儿也！”母闻予言，为之首肯。由今思之，殆望予成器，勉强忍痛也。呜呼！

（容闳：《西学东渐记》）

得人资助

予等均贫苦，若自备资斧，则无米安能为炊。幸勃先生未宣言前，已与校董妥筹办法。故予等留美期内，不特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贍。既惠我身，又及家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谓至矣。资助予等之人，本定二年为期限，其中三人之名，予尚能记忆。一为蓄德鲁特君（Andrew Shortrede），苏格兰人，香港《中国日

报》(China Mail)之主笔。其人素鰥居，慷慨明决，有当仁不让之风。一为美商李企君(Ritchie)，一为苏格兰人康白尔君(Cambell)。其余诸人，惜不相识，故无从记其名姓。此外又有阿立芬特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者，为美国纽约巨商兄弟三人所设，有帆船一艘名“亨特利思”(Huntress)，专来中国运载茶叶，予等即乘是船赴美。蒙公司主人美意，自香港至纽约不取船资，亦盛德也。此数君者，解囊相助，俾予得受完全之教育，盖全为基督教慈善性质，并无他种目的。今则人事代谢，已为古人，即称道其名，亦已不及。然其后裔闻之，知黄宽、黄胜与予之教育，全为其先人所培植，亦一快心惬意事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飘洋过海

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予等由黄浦首途，船名“亨特利思”，帆船也，属于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前章已言之。船主名格拉司彼(Captain Gillespie)。时值东北风大作，解缆扬帆，自黄浦抵圣希利那岛(St.Hclena)，波平船稳。过好望角时，小有风浪，自船后来，势乃至猛，恍若恶魔之逐人。入夜天则黑暗，浓云如幕，不漏星斗。于此茫茫黑夜中，仰望桅上电灯星星，摇荡空际，飘忽不定，有若坟墓间之磷火。此种愁惨景象，印入脑际，迄今犹历历在目。惟彼时予年尚幼，不自知其危险，故虽扁舟颠簸于惊涛骇浪中，不特无恐怖之念，且转以为乐；竟若此波涛汹涌，入予目中，皆成为不世之奇观者。

(容闳：《西学东渐记》)

圣希利那岛风情

迨舟既过好望角，驶入大西洋，较前转平静。至圣希利那岛稍停，装载粮食淡水。凡帆船之自东来者，中途乏饮食料，辄假此岛为暂时停泊之所。

自舟中遥望圣希利那岛，但见火成石焦黑如炭，草木不生，有若牛山濯濯。予等乘此停舟之际，由约姆司坦(Jamestown)登陆，游览风景。入其村，居民稀少，田间植物则甚多，浓绿芸芸，良堪娱目。居民中有我国同胞数人，乃前乘东印度公司船以来者，年事方盛，咸有眷属。

(容闳：《西学东渐记》)

凭吊拿破仑，折柳纪念

此岛即拿破仑战败被幽之地，拿氏遂终老于此。其坟在岛之浪奥特（Longwood）地方，予等咸往登临，抚今吊古，怅触余怀。坟前有大柳树，乃各折一枝，携归舟中，培养而灌溉之，以为异日之纪念。后抵美国，勃朗先生遂移此柳枝，植诸纽约省之阿朋学校（Auburn Academy）中。勃朗即在此校任教授数年，后乃往游日本。迨一八五四年予至阿朋学校游览时，则见此枝已长成茂树，垂条万缕矣。

（容闳：《西学东渐记》）

初履美土

舟既过圣希利那岛，折向西北行，遇“海湾水溜”（Gulf Stream），水急风顺，舟去如矢，未几遂抵纽约。时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即予初履美土之第一日也。是行计居舟中凡九十八日，而此九十八日中，天气晴朗，绝少阴霾，洵始愿所不及。

（容闳：《西学东渐记》）

想象纽约

一八四七年纽约之情形，绝非今日（指一九〇九年）。当时居民仅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耳，今则已成极大之都会，危楼摩天，华屋林立，教堂塔尖高耸云表，人烟之稠密，商业之繁盛，与伦敦相颉颃矣。犹忆一八四五年予在玛礼孙学校肄业时，曾为一文，题曰《意想之纽约游》。当尔时搦管为文，詎料果身履其境者。由是观之，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时成为事实，初不必尽属虚幻。予之意想得成为事实者，尚有二事：一为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一则愿得美妇以为室。今此二事，亦皆如愿以偿。则予今日胸中，尚怀有种种梦想，又安知将来不一一见诸实行耶？

（容闳：《西学东渐记》）

美国首遇之良友

予之勾留纽约，为日无多。于此新世界中第一次所遇之良友，为巴脱拉脱夫妇二人（Mr. and Mrs. David E. Bartlett）。巴君时在纽约聋哑学校教授，后乃迁于哈特福德，仍为同类之事业。今巴君已于一八七九年逝世，其夫人居孀约三十年，于一九〇七年春

间亦溘然长逝矣。巴夫人之为人，品格高尚，有足令人敬爱。其宗教之信仰尤诚笃，本其慈善之怀，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影响所及，中国亦蒙其福。盖有中国学生数人，皆为巴夫人教育而成有用之才。故巴夫人者，予美国良友之一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为人瞩目

自纽约乘舟赴纽海纹，以机会之佳，得晤耶路大学长校谭君（President Day of Yale University），数年之后，竟得毕业此校，当时固非敢有此奢望也。予等离纽海纹后，经威哈斯角（Warehouse Point）而至东温若（East Windsor），径造勃朗夫人家。勃夫人之父母尔时尚存，父名巴脱拉脱（Rev.Shubael Bartlett，与前节巴君为另一人），为东温若教堂之牧师。予等入教堂瞻仰，即随众祈祷，人皆怪之。予座次牧师之左，由侧面可周瞩全堂，几无一人不注目予等者。盖此中有中国童子，事属创见，宜其然也。予知当日众人神志既专注予等，于牧师之宣讲，必听而不闻矣。

（容闳：《西学东渐记》）

学费易筹

方予游学美国时，生活程度不若今日之高。学生贫乏者，稍稍为人工作，即不难得学费。尚忆彼时膳宿、燃料、洗衣等费，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

（容闳：《西学东渐记》）

健身良法

惟居室之洒扫拂拭，及冬令炽炭于炉，劈柴、生火诸琐事，须自为之。然予甚乐为此，藉以运动筋脉，流通血液，实健身良法也。予等寓处去校约半英里，每日往返三次，虽严寒雪深三尺，亦必徒步。如此长日运动，胃乃大健，食量兼人。

（容闳：《西学东渐记》）

继续得到赞助

在孟松之第一年，予未敢冀入大学。盖予等出发时，仅以二年为限，一八四九年即须回国也。三人中，以黄胜齿为最长。一八四八年秋，黄胜以病归国，仅予与黄宽

二人。居恒晤谈，辄话及二年后之方针。予之本志，固深愿继续求学。惟一八四九年后，将恃何人资助予等学费，此问题之困难，殆不啻古所谓“戈登结”，几于无人能解者，则亦惟有商之于海门校长及勃朗君耳。幸得二君厚意，允为函询香港资助予等之人。迨得覆书，则谓二年后如予二人愿至英国苏格兰省爱丁堡大学习专门科者，则彼等仍可继续资助云云。予等蒙其慷慨解囊，历久不倦，诚为可感。嗣予等互商进止，黄宽决计二年后至苏格兰补此学额。予则甚欲入耶路大学，故愿仍留美。议既定，于是黄宽学费，已可无恐。予于一八四九年后，借何资以求学，此问题固仍悬而未决也。亦惟有泰然处之，任予运命之自然，不复为无益之虑。

（容閔：《西学东渐记》）

同学十载至是分袂

此事既决，予于一八四九年暑假后，遂不更治英国文学，而习正科初等之书。翌年之夏，二人同时毕业。黄宽旋即妥备行装，径赴苏格兰入爱丁堡大学。予则仍留美国，后亦卒得入耶路大学。予与黄宽二人，自一八四〇年同读书于澳门玛礼孙学校，嗣后朝夕切磋共笔砚者垂十年，至是始分袂焉。

（容閔：《西学东渐记》）

推却校董资助

予未入耶路大学时，经济问题既未解决，果何恃以求学乎？虽美国通例，学生之贫乏者，不难工作以得学费。然此亦言之非艰行之惟艰，身履其境，实有种种困难，而舍此更无良策。计予友在美国人中可恃以谋缓急者，惟勃朗及海门二君。勃朗既携予赴美者，海门则予在孟松学校时，尝受其教育者也。予既无术自解此厄，乃乞二人援手。彼等谓予：“孟松学校定制，固有学额资送大学，盖为勤学寒士而设。汝诚有意于此，不妨姑试之。第此权操诸校董，且愿受其资助者，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乃克享此利益。”予闻言爽然自失，不待思索，已知无补额希望，故亦决意不向该校请求。数日后，诸校董忽召予往面议资遣入学事。是殆勃朗与海门二君，未悟予意，已预为予先容矣。校董之言正与勃朗、海门同，谓毕业后归国传道则可，第具一志愿书存查耳。

此在校董一方面，固对予极抱热诚。而予之对于此等条件，则不轻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以吾国幅员若是其

辽阔，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国国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灭，谁能禁之？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余既有此意，以为始基宜慎，则对于校董诸人之盛意，宁抱歉衷，不得不婉辞谢之。嗣海门悉予意，深表同情。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得萨伐那妇女会会员资助

人生际会，往往非所逆料。当予却孟松校董资助时，为一八五〇年之夏，勃朗方至南部探视其姊，顺道访乔治亚省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之会员。谈次偶及予事，遂将得好消息以归。尤幸者，勃朗之归，适逢其会。设更晚者，则予或更作他图，不知成如何结果矣。渠对于予之意见，亦深以为然，因语余萨伐那妇女会会员，已允资助。此岂前此梦想所及者？遂束装东行，赴纽海文，径趋耶路大学投考，居然不在孙山之外。盖予于入大学之预备，仅治拉丁文十五月，希拉文十二月，算术十阅月。于此短促之岁月中，复因孟松左近地方新造铁路，筑路之际学校不得不暂时停辍，而予之学业遂亦因以间断。同学之友，学程皆优于余。竟得入彀，事后追思，不知其所以然。

（容闳：《西学东渐记》）

刻苦求学

余之入耶路大学，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然在教室受课，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以故备形困难。盖一方面须筹画经费，使无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以冀不落人后也。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坐是体魄日就羸弱，曾因精力不支，请假赴东温若休息一星期，乃能继续求学焉。

至第二年级，有一事尤足困予，则微积学是也。予素视算术为畏途，于微积分尤甚。所习学科中，惟此一门，总觉有所捍格。虽日日习之，亦无丝毫裨益，每试常不及格。以如是成绩，颇惧受降级之惩戒，或被斥退。后竟得越过此难关，则赖有英文为助。美国大学制，每级分数班，每班有主任教员，专司此班中学生功课之分数。学生欲自知其分数多寡者，可问主任教员。予班之主任教员，曰白洛及（Blodget），乃教拉丁文者。予在二年级时，自愧分数过少，至不敢向教员探询，私意或且降级。幸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故平均分数，犹得以有余补不足。自经两次获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然余未敢略存自满心，以予四学

年中平均分数之少，扪心惭汗。若因人之誉己而趾高气扬，抑自欺之甚矣。

第二学年之末及第三学年，学费渐充裕。以校中有二三年级学生约二十人，结为一会，共屋而居，另倩一人之为司饮膳。予竭力经营，获充是职。晨则为之购办蔬肴，饭则为之供应左右。后此二年中予之膳费，盖皆取给于此。虽所获无多，不无小补。萨伐那妇女会既助予以常年经费，阿立芬公司亦有特捐相助。此外予更得一职：为兄弟会管理书籍。兄弟会者，校中两辩驳会之一也。会有一小藏书楼，予以会员之资格，得与是选，博微资焉。

第四学年，兄弟会中仍举予为司书人，每岁酬予美金三十元。予既得此数项进款，客囊乃觉稍裕，不复以举债为生。若例以小村落中之牧师，每年薪俸所入，亦不过二三百金。彼且以赡养八口之家而无缺乏，则予以个人而有此，又有妇女会赠予以袜履等物，更不必自耗囊金。于此犹云不足，则亦过矣。

（容閔：《西学东渐记》）

留美毕业第一人

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易于令人注目。又因予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故相识之人尤多。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予在校时，名誉颇佳。于今思之，亦无甚关系。浮云过眼，不过博得一时虚荣耳。

（容閔：《西学东渐记》）

学成归国

自予毕业耶路大学，屈指去国之日，忽忽十年。予之初志，所望甚奢，本欲延长留学年限，冀可学成专科。盖当予在耶路大学时，校中方创一雪费尔专门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院长为诺德君（Prof Norton）。予修业时，曾入此院附习测量科，拟为将来学习工程之预备。设予果能学成专科以归国者，自信予所企望之事业，将益易于着手也。惜以贫乏，不能自筹资斧。助予之友，又不愿予久居美国。彼盖目予为中国有用之人才，虑予久居不归，乐不思蜀也。于是捐弃学习专科之奢愿，而留学时期，于以告终。

美人中劝予归国最力者，其一为白礼特（Perit），其人执业于美国某东方公司中；其二为阿立芬特兄弟公司之主人翁。所谓阿立芬特公司，即八年前曾以帆船载予来美而不取值者。此数人之见解皆甚高尚，其所以怂恿予归中国，非有私意存于其间；盖

欲予归国后热心传道，使中国信仰上帝，人人为耶稣教徒耳。

有麦克教士者（Rev. William Macy），于一八四五年至香港代勃朗为玛礼孙学校教员，于前第二章中已言及之。迨后玛礼孙学校解散，麦克乃重归美国，复入耶路为学生。兹复经美国教会派往中国传道，遂于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与予同乘纽约某公司帆船名“欧里加”（Eureka）者，自纽约首途。时值冬令，为过好望角最恶劣之时会。盖隆冬之际，东北风极大，凡帆船向东方行，必遇逆风，无可幸免，而欧里加船此时正依此航路以进行也。此船本为运货以赴香港者，舟中乘客，除予及麦克外，实无第三人。起程之日，适彤云密布，严寒袭人。舟又停泊于东河中流，不能傍岸，予等乃觅小舟以渡。当登舟时，回顾岸旁，不见有一人挥巾空际，送予远行者。及舟既起碇，岸上亦无高呼欢送之声，此境此情，甚萧条也。

船初行，先以他船拖至桑得阿克（Sandy Hook），迨出口后乃解缆自颺。正值逆风迎面而来，势殊猛烈。风篷不能扯满，则张半帆，旁行斜上，曲折以进。船中载货极少，即欲觅一压舱之重物，亦不可得。以故冲击风浪中，颠簸愈甚。沧海一粟，如明星倒影水中，荡漾不定。此航路之恶，为夙昔所著称，固非自今日始也。由桑得阿克以至香港，几无平稳之一日。计水程凡一万三千海里，船行历一百五十四日乃达目的。予生平航海不为不多，然寂寞无聊，则未有如此行之甚者。

船主名辉布（Whipple），籍隶费拉特尔费亚城。为人粗犷无文，以口吃故，举止尤躁急。每日于船中所为，令人可笑之事极多，而于晨间则尤甚。彼每晨必登甲板，自船首至船尾，来回急走，以测候天空气象。有时忽骤止其步，驻足痴立，对逆风吹来之方向，仰首瞩目，筋涨面赤，眼珠几欲突出。暴怒之极，则伸两手尽力自搔其发，一若与此烦恼丝有无穷夙憾，必欲根根拔而去之者。如是往来跳跃，啮齿有声。或以足与甲板斗其坚，力踰不已。口中作种种褻语，对天谩骂，谓天公之作此逆风，盖有意与之为难，阻其进行也。顾船主虽毒骂，而口吃乃其期不可辨，其状可笑亦复可怜。予初见其狂暴如疯，颇生怜悯之念。迨后见其无日不如是，乃觉其人可鄙，殊不足怜惜。彼每次向天示威之后，必至力尽筋疲，乃于甲板上独据胡床，枯坐历数小时。舟中虽无人愿与之接谈，而彼固怡然自得，恒力搓其两手，自语自笑，状若无辜之疯人。长途中凡其举动，非疯非颠。船中水手，司空见惯，不以为奇。虽外貌不敢显轻侮之色，而心中固无不匿笑其为人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怒嘲船主

舟行之际，一切调度，全由大副一人指挥。此大副之专制，不啻海中一暴君。幸水手皆为挪威及瑞典两国之人，故尚肯服从其命令。若在美国人遇此野蛮无人理之事，

必不能堪，或且起暴动以为对待矣。盖此船主、大副之役使水手，有如牛马，日夜无少停。途中所得暂事休息者，惟船行至热带时，适风波平静之数日耳。予稽旅行之日记册，计自解缆后约行两星期，始至马加撒海峡（Macassar Strait），舟中人殆无一不生厌倦之心。过海峡后，船主乃扬言于众曰：“予此行所以不幸而遇逆风者，以舟中有约拿其人在也。”（相传约拿为古时先知，运最蹇。一日航海遇暴风，舟且覆，同舟者拈阄以求罪人，适得约拿，举而投诸海，风乃立止云。）语时故使予友麦克闻之，其意盖以约拿况麦克也。予友闻是言，绝不介意，惟对予目笑而存之。时予方与麦克谈论舟过海峡事，乃语麦克曰：“设以予司此船者，过此海峡不过十日足矣。”语时亦故高其声浪，使船主闻之。一则报复其语侵麦克，一则使彼自知其航术未精也。

当隆冬之际，设行舟不过好望角，而绕亨角（Cape Hom）以进，利便实甚。盖如是则可得顺风，不独缩短航海之期，且可省船主无数气力。但予以乘客资格，亦莫知其内容真相。该公司驶行此船，既无甚货物，又必逆东北风而行，岂其于经济上有特别之目的耶？若以予意，则必经亨角遵新航路以行，而予又可藉此耳目一新矣。

（容閔：《西学东渐记》）

回国后第一国语教授

船近香港时，有领港人至船上。船主见其为中国人，乃倩予为舌人，询其近处有无危险之暗礁及沙滩。予默念此暗礁与沙滩者，中国语不知当作何辞，久思不属，竟莫达其意。幸领港人适解英语，乃转告予以暗礁、沙滩之中国名词。噫，此领港人者，竟为予回国后第一国语教授，不亦异乎！船主及麦克等见予状，咸笑不可仰。予自念以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亦无词以自解也。

（容閔：《西学东渐记》）

看望老友

登陆后予第一关怀之事，为往视予友蓄德鲁特（Shortorede）。蓄德鲁特者，《中国日报》主笔。予在孟松学校时，彼曾以资助予一年有余，盖予之老友也。把晤后，彼即邀予过其家，小作勾留。

（容閔：《西学东渐记》）

省视母亲

旋赴澳门，省视吾母。予去家日久，慈母倚闾悬念，必至望眼欲穿矣。予见母之

日，以一时无从易中国衣，乃仍西装以进。是时予已须矣，若循中国习惯，则少年未娶者，不应若是早须也。予见母无恙，胸中感谢之心，达于极点，转无一语能出诸口。质言之，予此时喜极欲涕，此种状况，实非语言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母见予立现一种慈爱之色，以手抚摩予身且遍，谓此十年中思见儿而不可得也。予知母尚未悉予旅美之详情，乃依坐膝下，告之曰：“母乎！儿方经一五六阅月可厌之长期旅行也。然今幸无恙，已得抵家省母矣。儿自离膝下，前后已有八年。此八年中，在在皆遇良友，能善视儿，故儿身常健无疾病。儿在校肄业，常思藉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守此宗旨，八年如一日。当未入大学之前，又曾先入一预备学校。于预备学校毕业后，乃入耶路大学。耶路大学在美国为最著名大学之一。校内所订课程，必四年乃能毕业，此儿所以久客异乡。今既毕业于该校，遂得一学士学位。美国之学士，盖与中国之秀才相仿。”语次随出一羊皮纸以示母，且告之曰：“此即毕业文凭也。凡得毕业于耶路大学者，即在美国人犹视为荣誉，况儿以中国人而得与其列耶。”

予母闻言，乃询予此文凭与学位，可博奖金几何？盖予母固未知其效用如何也。予乃告母曰：“此非可以得奖金者。第有文凭，则较无文凭之人，谋事为易。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儿今既以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耶路大学，今后吾母即为数万万人中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之母。此乃稀贵之荣誉，为常人所难得。儿此后在世一日，必侍奉吾母，俾母得安享幸福，不使少有缺乏也。”

予之为此大言不惭，非敢自矜自满，不过欲博吾母欢心耳。母闻予言果甚乐，面有笑容。旋谓予曰：“吾见儿已蓄须，上有一兄尚未蓄须，故吾意汝去须为佳。”予闻母言，即如命趋出，召匠立剃之。母见予状，乐乃益甚。察其意以为吾子虽受外国教育，固未失其中国固有之道德，仍能尽孝于亲也。予此时胸中爱母之忱，恨未能剖心相示。此后予每尽力所能及，以奉予母，颐养天年。迨一八五八年予母弃养，寿六十有四，计去予失怙时，凡二十四年。予母逝时，予适在上海，未能见一面，实为终天遗憾。

（容闳：《西学东渐记》）

重操粤语

一八五五年予居粤中，与美教士富文（Vrooman）君同寓，地名“咸虾栏”，与行刑场颇近。场在城外西南隅，邻珠江之滨。予之寓此，除补习汉文而外，他无所事。以予久居美洲，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至是乃渐复其旧。不及六月，竟能重操粤语，惟唇舌间尚觉生硬耳。至予之汉文，乃于一八四六年游美之前所习者，为时不过四年。

以习汉文，学期实为至短，根基之浅，自不待言。故今日之温习，颇极困难，进步极缓。夫文字之与语言，在英文中虽间有不同之点，究不若中国之悬殊特甚。以中国之文字而论，辉煌华丽，变化万端，虽应用普及全国，而文字之发音，则南北互异，东西悬殊。至于语言，则尤庞杂不可究诘。如福建、江苏、安徽等省，即一省之中，亦有无数不同之方言。每值甲乙两地人相遇，设各操其乡谈，则几如异国之人，彼此不能通解。此乃中国语言文字上特别困难之处，为各国所无者。

（容閔：《西学东渐记》）

觐游刑场

当予在粤时，粤中适有一暴动，秩序因之大乱。此际太平天国之军队，方横行内地，所向披靡，而粤乱亦适起于是时。顾粤人之暴动，初与太平军无涉。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苗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予寓去刑场才半英里，一日予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觐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且因骤觅一辽阔之地，为大圻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据此景象，加以粤省人烟之稠密，在理当发生极大之瘟疫，乃竟得安然无恙，宁非怪事？后闻于城西远僻处觅得一极大沟渠，投尸其中，任其自然堆叠，以满为度，遂谓尽掩埋之能事矣。当时有往观者，谓此掩埋之法，简易实甚。掷尸沟中后，无需人力更施覆盖。以尸中血色之蛆，已足代赤土而有余，不令群尸露少隙也。此种情形，非独当时观者酸鼻，至今言之，犹令人欲作三日呕。人或告予，是被杀者有与暴动毫无关系，徒以一般虎狼胥役，敲诈不遂，遂任意诬陷置之死地云。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Nero）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罪魁祸首，惟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人，实尸其咎。

叶为汉阳人。汉阳于太平军起事时即被占据，遂遭兵火之劫。人谓叶在汉阳本有极富之财产，此役尽付焚如，故对于太平军恨之切齿。而太平军之首领，又多籍隶两广，于是叶乃迁怒于两广人民。一八五四年，既攫得两广总督之权位，遂假公济私，以报其夙怨，粤人乃无辜而受其殃矣。叶之戮人，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此杀人之恶魔，天所不容，其罪恶满盈之一日，且不旋踵而至，彼固犹在梦中也。未几，叶因事与英政府酿成大交涉，为英兵所掳，幽之印度极边杳无居人之处。

遂于此荒凉寂寞之区，苟延残喘，以度其含垢忍辱之余生，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唾骂，抑亦为全世界人所鄙弃也。

予自刑场归寓后，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予脑筋中。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予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及后深思静虑，乃觉此举卤莽，究非妥善之策；不若仍予旧有计划，先习国语与汉文，俟其娴熟，乃依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庶可达予夙昔之希望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人世谋生

有美教士曰派克（Parker）者，彼邦医学博士，奉美教会之命来华传道，悬壶于粤有年。此时方为美政府之特别委员，暂代公使事。时吾华尚无各国全权公使。北京之应设公使与否，在磋商中，国际上尚未有互派公使之条约。派克博士之于外交，非有特别经验，其于律学亦非专门；徒以其旅华日久，习中国之语言风俗，故美政府以此任之。予有友曰歇区可克（Mr.M.N.Hitchcock），亦美人，与派克有旧，乃介绍予为派克处书记。予前在古夫人小学时，已耳派克博士名。渠亦毕业于耶路大学者，因与予有同校之谊，颇相得。其办事地点，在粤之省垣，惟夏季则至澳门避暑焉。予在派克处，事少薪薄，月十五金耳。予乐就之，意本不在金钱，欲藉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顾派克虽摄公使，乃非近水楼台，与予之计划甚左。三月后遽自行辞职，赴香港习法律。

香港有老友蓄德鲁特（Shortrede）君，遇予素厚，因主其家。无何，蓄荐予于香港高等审判厅为译员，月薪七十五金。处境略裕，乃稍稍放胆，潜心治法律。英国审判厅制度，律师资格凡两种：曰小律师（Solicitors），专司收集证据、抄阅公文及摘述案情始末，以备辩护之材料，而已不出庭；曰大律师（Barristers），则出庭司辩护者。予从予友蓄德鲁特之言，学习第一种律师事业。余之为此，可谓铸错。盖香港为英国之殖民地，予以中国人而律师于此，是以外人侵入英国法律团体，损彼利益，分我杯羹，必召英律师之恶感。以余之鲁钝，未计及此，一误也。又予所师事者，乃一寻常律师；此时有一总律师，思罗致予于门下，乃舍此就彼，二误也。一时失检，有此二误。他日之离香港，即种因于此矣。

因第一着之误，致香港律师合群力以拒予。一时新闻界，惟予友蓄德鲁特主笔之《中国日报》差无贬词，余皆连篇累牍，肆意攻击。若辈以为予于中西文字，皆所擅长，设于香港律师界得占一席，则将来凡涉于华人诉讼事件，必为予个人垄断，英律师且相将归国。故对于予之学法律，出全力以拒之。因第二着之误，又得罪于总律师。

其人曰安师德 (Anstey)，曾欲就其权力所及，为予辟一实习律师之途。因上书英政府，请允中国人之在香港者，苟试验及格，有充律师之权利；并草拟章程，附于请愿书后。按法定手续，此举必须经英国议会之通过，乃成为殖民地之单行法，则其事之不易可知。旋竟邀英政府之允准，著为定律，是总律师之所以为予尽力者，不可为不至。顾予乃不就笼络，事后始知，予诚为负负。予既另事律师派森 (Parson) 为师，总律师则大悲，每相值于法庭翻译时，辄事事苛求予短，不复如前之谦和。于是予以一身，受双方冲击，觉在香港已无立足余地。抑不独予处境困难，予师派森亦复日坐针毡，身为众矢之的，而无可抵抗。彼乃不得不自谋，取消予学律之合同。予既受此排挤，自念恋恋于此殊非计，不如辞职，去而之他。予去未久，派森亦以他故弃其香港事业，买棹归英。

今回忆在港时短期历史，转觉学律未成，为予生幸事。使当日果成一香港律师，则所成事业，必甚微末。且久居英国殖民地，身体为所拘束，不能至中国内地，与上流社会交游。纵使成一著名律师，博得多金，亦安所用之？余既去香港，于一八五六年八月，乘一运茶船北赴上海。船名“佛罗棱司” (Florence)，乃自美国波司顿来者。船主名都玛勒司克 (Dumaresque)，此船为所自有。船之名，即船主女公子名也。忆一八五五年予自美归国时，所乘“欧里加”船之船主，以较今日之都船主，不可同日语。都之为人，仁厚而通达，彬彬有礼。彼闻予名后，即极表欢迎，立以由港至上海之船票赠予，不取值。此行程期仅七日，船未抵岸，而予与船主二人，已于此短期内成莫逆交矣。

予抵上海未久，于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月薪七十五两，折合墨银可百元，因中国向无银元。墨西哥银币输入遂流行也。此职之薪金，固已较香港高等法庭译员为优，即所事亦不若彼繁重可厌。惟予性好劳动，转嫌太简易耳。此时办公时刻外，颇多余晷，在寓读书。如是者三月，旋觉此事于予，亦不相宜。使予果愿独善其身，为一洁己奉公之人，则绝不应混迹于此。盖此间有一恶习，中国船上商人与海关中通事，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予既知此，乃深恶其卑鄙，不屑与伍，以自污吾名誉，乃决意辞职，而苦无词。

某日予径访总税务司，故问之曰：“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彼告予曰：“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予闻言退出，立作一辞职书投之。书谓予与彼受同等教育，且予以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总税务司耶？予书入后，总税务司来 (Mr.Lay) 君，初不允予请，面加慰留，令勿去职；且误会予之此举为嫌俸薄，故以辞职相要挟，因许月增予俸至二百两。噫！彼固以为中国人殆无一不以金钱为生命者，宁知众人皆醉之中，犹有能以廉隅自守，视道德为重、金钱为轻者耶？且予之为此，别有高尚志趣，并不以得升总税务司为目的。予意凡欲见重于人者，必其人

先能自重。今海关中通事及其余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能实行予志，此辞职之本意也。辞职书中，亦不明言及此。四阅月后，卒离去海关，而另觅光明磊落之事业。

同事诸友，见予弃此二百两厚俸，图不可必之事，莫不目予为痴，是燕雀不知鸿鹄也。予之操行差堪自信者，惟廉洁二字。无论何往，必保全名誉，永远不使玷污。予非不自知，归国以来，未及一年，已三迁其业。若长此见异思迁，则所希望之事业，或且如灯泡影，终无所成。又非不自觉予之希望过奢，志向过高，颇难见诸实行也。第念吾人竞存于世界，必有一定之希望，方能造成真实之事业。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予于所事，屡次中辍，岂好为变迁哉？

（容闳：《西学东渐记》）

经商之阅历

予离海关后，至某英商公司为书记。此公司专收中国丝茶者。予之入此，不过暂借枝栖。然虽相处仅数月，获益良多，于商家内幕及经商方法，已略知梗概，于他日事业，关系实多。该公司自余就事六阅月，而停止营业，予乃重为失业之人。此时如投身大海中，四顾茫茫，不知方针当何向。计予为书记，六阅月中，值意外之事二，是亦不可不纪。

某星期四之夕，予自苏州河边礼拜堂行祷礼归。经四川路，见有西人成群在前，人各手一中国纸灯，高举过顶，晃荡不定，行路则左倾右斜，作折线而前，且行且唱，亦有狂呼者，状似甚乐。道旁中国人见之，皆四窜奔走，若有虎狼追逐者。予行既近，与之相距约百码。此时颇有骑虎之势，即欲退避，亦已无及。予仆本执灯为予导，此时乃退匿予后。予告以无恐，迤逦前进。不数武，三四被酒西人已迎面至。一人夺予仆手中灯，一则举足思蹴予；顾被酒已甚，足方举，身已摇摇欲仆。予见其醉态蹒跚，亦不与较，惟避而过之。旋见在后有清醒者，乃目睹其伴侣之行为，不加劝止，且顾而乐之。予乃伫立与语，先告以予名，并询以适欲蹴予及夺仆灯者之名。彼等初不肯吐实，继予力言纵知其人，必不与之为难。彼乃告予其中一人名，及在某船中所操之业。嘻，异矣！彼所告之人名，盖即“欧里加”船中大副也。此船非他，即于一八五五年载予归国者，今此船又适为予所处之公司运货。予乃于翌晨作一函，致其船主，详告一切。船主阅函甚怒，掷示大副。大副读未竟，色立变，急奔登岸，向予谢罪。予仍遇以和蔼之色，婉言告之曰：“君当知美人之在中国，固极受中国人之敬礼者。故凡美人之至中国，尤当自知其所处地位之尊贵，善自保惜，不宜有强暴行为以自丧其名

誉，而伤中国人感情。予之作此函，非欲与君为难，第欲藉此以尽予之忠告耳。”大副闻言，备道感愧。并邀予至其船中，杯酒言欢，订为朋友。予谢之，旋自去。此事遂和平了结。

二月后，又值一意外事。此事迥不如前，其结果乃令人不适。当予所处公司停止贸易，所有什物尽付拍卖。是日中外人士来者夥多，予亦厕人丛中骈肩立。适有一体量高六尺余，雄伟无伦之苏格兰人，立于予后。觉有人弄我发辫，一回顾则彼酆瞞者以棉花搓成无数小球系予辫上，以为戏乐。予初不怒，仅婉请其解去。彼交叉两手于胸，若不闻者，一种傲慢之态，令人难堪。予仍不怒，惟申言之。彼忽骤举拳击予颊，势甚猛，特未见血耳。予勃然不复能忍，以彼伟岸，予长才及其肩，斗腕力宁有幸者。然当时不暇计胜负，即以其人所施者反之，遽以拳冲其面。拳出至迅，且有力。彼不及防，受创，唇鼻立破，流血被面。此苏格兰人殆体育家，孔武有力。予之右腕旋被执不能少动。予方思以足力蹴其要害，适公司主人自旁来，极力解散，彼乃自人丛中挤出。时有人大声谓予曰：“若欲斗耶？”予即应之曰：“否，予固自卫。君友先犯予，伤予颊，殊无赖。”予发此言，声色俱厉，故使众人皆闻之。旋退入别室，任他人之论短长，充耳不听。后有友告予，谓是日英国领事亦在众中，目睹此事，曾发评论，谓：“此中国少年，血气太盛。设彼不自由施行法律（指还击）者，固可至英国领事公署控此苏格兰人。今既已报复，且又于众辱之，此其所为为已甚，不能更控人矣。”此苏格兰人者，予前于道中尝数遇之，故能省识。自互毆后，不出现者一星期。人言彼方闭户养伤，殆非事实。盖以被创于一短小之中国人，并受侮辱之辞，故无颜遽出耳。

此事虽琐细无谓，而于租界中颇引起一般人之注意。事阅数日，外人犹引为谈助。更有多数中国人，因闻予为此事，异常推重。盖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侵夺我治外法权。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凌侮，时有所闻。然从未有一人敢与抵抗，能以赤手空拳，自卫其权利者。此实由于中国人赋性柔和，每受外人无礼之待遇，辄隐忍退让，不敢与较。致养成一般无意识外人之骄恣，喧宾夺主，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也。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近如日人之战胜俄国，亦足使中国人眼界为之一广，不再忍受无礼之待遇。即外人之以强权蚕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我国人亦岂能常听其自由行动乎？国人夜郎自大，顽固性成，致有今日受人侮辱之结果。欧洲各强国，甚且倡瓜分中国之议；幸美政府出而干涉，乃不得实行。今中国人已稍稍知其前此之非，力图自振，且自慈禧太后及光绪帝逝世后，时局又为之一变。究竟中国前途若何，此时尚难逆料也。

自公司闭歇后，予乃为第四次失业之人。第予本不希望以商业终身者，故虽失业，亦不甚措意。予自归国以来，二年中于汉文一道，已略窥门径，遂不汲汲于谋事；此后惟译书自食，以度此优游之岁月，无拘无束，亦殊自由。纵不得多金，固大可藉此

以多识商学上流人物，推广交游，以遂予之第一目的。予藉译书之机会，遂得识一洋公司中之华经理。此公司在上海实为首屈一指，其行主亦极负一时之盛名。中外商人，无不与之契合。一八五七年，行主不幸逝世，一时商界中人无不深为哀悼，乃撰一长篇诔文，详述死者一生事业，以为纪念。该公司中人得此诔文，则聘二人以译成英文。任此译事者，一为英国领事公署中书记官，其兄即曾著《中国内乱记》者，其一则予也。予之得获此职，实赖该公司华经理之推荐。初不意予所为文，竟博外人之称许，谓较英署书记所译者为佳也。予为此事，不独为公司经理所赏识，即中国商界中人，闻同胞中有人能以长篇诔辞译成精确之英文，优胜于英人手笔，咸引以为荣誉。自予文入选为墓铭，勒之碑石，而本国人中，遂稍稍知予之微名。第此番之博声誉，与前次迥乎不同。前以欧人称，今则人人知予为曾受西国教育之中国学生也。

未几，又有一事，需予臂助。其时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沪上绅商界中负时誉者，闻予名，乃倩予撰一西文募捐启，向旅沪外人劝募。不数日，竟得西人捐款二万元。中国慈善会董事，见成效之速，乐乃无极。后复由董事具名，予为作函，报告外人以收到捐款之数目，并谢其慷慨解囊之谊。此函旋经沪上某某两西报登出，故予为译事三阅月，而上海之中国人，几无一不知予为美国毕业生矣。予之译事，所以能奏此成效而博此名誉者，皆予友曾继甫（译音）之力也。曾君文学极佳，人咸敬而重之。因其在公司日久，故信用尤著。其所往来皆国中名儒硕学。又以身居商界，故凡中国大资本家及殷实之商家，无论在申或居他埠，亦无不与之相识。予前此所译之诔文及募捐启，皆彼所介绍者。曾君后又介予于中国之著名大算学家李君壬叔，予因李君又得识曾公国藩。曾公盖中国之军事家及政治家，予之教育计画，后亦卒赖曾公力为提倡，乃得实行。予尝谓世上之事，殆如蛛网之牵丝，不能预定交友之中，究何人能解吾毕生之结。即如予之因曾（继甫）而识李，因李而识曾（文正），因曾而予之教育计画乃得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计画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充类至义之尽，将来世界成为一家，不可谓非由此滥觞。则又如蛛网之到处牵连，不知以何处为止境也。

予因曾继甫，旋识宝顺公司（Dent & Co.）之西经理。经理遇予颇厚，欲命予至日本长崎为其分公司之买办，时日本与各国通商尚未久也。予则婉辞不就此职，且实告以故，谓：“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以予而为洋行中奴隶之首领，则使予之母校及诸同学闻之，对于将生如何之感情耶？人虽有时困于经济，不得不屈就贱役，为稻粱谋，第予之贫乏尚未至此。设君果任予以事者，则予甚愿为公司代表，至内地一行。如是则予不至以金钱之故而牺牲尊贵之身份。予苟得代表公司以收买丝茶，无论或给常薪，或给用费，似较任奴隶首领为佳也。”予言时，予友曾君亦在座。曾君粗解英语，于予言虽知之不

详，固已得其概略。予语毕，乃先辞出，以待彼二人协商。曾君后出语予，谓绘白（Webb，即该公司之经理）评予曰：“容某虽贫，傲骨殊稜稜。”天下贫骨之与傲骨，乃往往长相伴而不相离也。谈判后数日，曾君告予，谓绘白已决计派予至产茶区域，调查装茶之情形云。

（容閔：《西学东渐记》）

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一日，予等乘一小艇，俗名“无锡快”者，由沪出发，从事于产茶各区域之调查。所谓“无锡快”，乃一种快艇之名，因在运河流域中无锡县所创造，故有是称。无锡距苏州甚近。苏州为名胜之区，与杭州齐名，居民繁庶，物产丰饶，而以丝织品为尤著。苏属城乡市镇间居民往来，咸藉“无锡快”为交通利器。其制大小不一，舟中装设颇佳，便得安适，使乘客无风尘之苦。又有一种专供官绅富商雇乘者，则船身较大，装饰尤华丽。此种舟皆平底，值顺风时，其行甚速。惟遇逆风，则或系绳于桅，令人于岸上牵之，或摇橹以进。摇橹为中国人长技，寻常之舟，后舵两旁有橹，左右舷有铁枢纽，橹著其上。摇时一橹需四人。橹身为平面之板，于船尾处在水中左右摇曳，借水力以推舟，速率极大。惟近年中国通行汽船，操此业者为汽船所夺，故江苏一带河面上，民船已渐归淘汰。从前美国一八五〇年及一八六〇年间，向有帆船驶至东印度及中国，往来装运货物。今则海面航业，已为邮船所夺，其事如一辙也。

予等舟行三日，至杭州。杭州为浙江省垣，地势颇不平，正西及西南、东北，皆有高山。全城面积，可三四英方里。南北较长于东西，为长方形。城之西有湖曰西湖，为著名名胜。湖面平如镜，底为沙泥，水澄碧，游鱼可数。由城脚迄西山之麓，皆西湖范围。傍湖之山，高入霄汉，绵亘直至城北，有若天然堡垒为城屏障者。钱塘江亦在城西，去城约二英里。江水发源于徽州东南高山中，蜿蜒而下，以趋入杭州湾。去城东约四十英里之处，山水由高处下冲入河中，水势湍激，波涛澎湃，声如万马奔腾。钱塘江中于一定之时间，有所谓“钱塘潮”者，潮头高至八九英尺，亦巨观也。当十二、十三世纪时，宋代君主曾建都于此，故杭州之名著于历史。风景绝佳，有多数之公私建筑物，如巨寺、高塔、桥梁、陵寝等，能令此特别之天然景物益增其灵秀。独惜自宋以后，历时既久，美丽之建筑物多半颓废失修，致令杭州昔日之荣誉渐以湮没。国家多难，恐未易遽复旧观也。

三月十五日，予等离杭州，溯钱塘江而上。有地名江口，去杭城东约二英里，亦甚繁盛。河中帆樯林立，商船无虑千数，大小不一，长约五十尺至百尺，阔约十尺至十五尺，吃水不过二三尺，亦皆平底，咸取极坚致易弯曲之木材为之。因钱塘江之潮

流曲折迂回，其底又多礁石，无逆流顺水，恒遇极猛烈之激湍，时虞颠覆。故非有极坚固之质，不克经久受冲击也。舟中以板隔成小室，室各设床榻以备乘客之需。若遇装货时，则此隔扇及床榻可以拆卸，腾出空地以容货物。全舟若装配完全，上盖以穹形之篷，乃成圆筒式，状如一大雪茄。此类船多航行杭州、常山间。浙江与江西接壤处，交通多水道，其装运货物，大半即用此船。常山为浙省繁盛商埠。江西境亦有巨埠日玉山，与常山相去仅五十华里。二埠间有广道，坦坦荡荡，阔约三十英尺，花岗石所铺，两旁砌以碧色之卵石，中国最佳路也。两省分界处，有石制牌坊，横跨路中，即以是为界石。两面俱镌有四大字曰“两省通衢”，以鲜明之蓝色涂之。此坊盖亦著名之古物，可见其商务之盛，由来旧也。当予等自常山至玉山时，汉口、九江、芜湖、镇江等处，犹未辟为通商口岸，汽船之运货至内地者绝少。而此两省通衢，苦力运货，项背相望，耶许相应答也，每日不下数千人。自游历家之眼光观之，饶有趣味。而在中国爱国之士见之，亦足引起其怀古之思。

于扬子江中，行舟可直达四川边境之荆州。全航路之长，约三千英里，六七省之商务赖以交通。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使其主权，则扬子江开浚后，其利益实未可限量，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也。彼西人者何不与中国以时机，俾得自行解决其国内问题耶？又如工人问题，自有欧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非谓不当输入中国，第当逐渐推行，假以时日，俾人民得徐图他项事业，以恢复元气，不宜骤然尽夺其所业也。

三月十五日晨五时，予等自江口起碇。适值顺风，扬帆而下，一日间几行一百英里。暮十时，舟泊七龙（按浙省无地名七龙者，或为七里泷之误）。遥望钱塘江之东岸，其露出水面者，岩石层次，历历可辨，殆全为红砂岩所砌成。岸上随处皆见有红砂岩所造之屋。四围山岭，晚景尤佳。浙江多佳山水，故随处皆入画。

翌日由七龙首途，值大雨如注，舟仍前进不息。下午泊于兰溪，是日约行四十英里。兰溪亦浙省大市场，两湖所产之“功夫茶”，咸集此间，由此经杭州以至上海。城中只有一街，长至六英里。其著名土产，为极佳之火腿，全国闻名。予等因阻雨，在兰溪小住半日。日落后，天色渐霁，遂于夜半十二钟时复行，至衢州。衢州为浙省之州城，去年（一八五八年）三月间，为太平军所困，历四月，围乃解，幸尚无大损失云。在衢州旅馆中一宿，即趲赴萧山。萧山去此可三十英里。因关役查验繁苛，与人脚夫亦难骤觅多人，登岸至不便。抵萧山后，旋复乘肩舆赴玉山。当晚预雇渔舟，备翌晨赴广信。广信去玉山，亦三十英里。既过玉山，已行入江西境界。此新航路乃向西北行，顺流而下，掠鄱阳湖南岸而至南昌。南昌为江西省会，城垣外观颇壮丽。惜予无暇游览，且不及调查太平军战后之状况若何也。

既过南昌，航路则转向西南，趋湘潭。湘潭即予等最后之目的地。途中历数城，

以于历史及商业上无大关系，故略之。湖南之省会曰长沙。予过长沙时，适在夜间。迨四月十五日之晨，乃抵湘潭。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南风岭地处湘潭与广州之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以为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迨后外洋机械输入，复经国际战争及通商立约等事，而中国劳动界情势，乃为之一变。此不仅扰乱中国工业制度，且于将来全国之经济、实业、政治上，皆有莫大影响也。

予等乃各依其所指定之地点，分往各处收买生茶，以备运往上海。装箱留湘潭约十日。十日后，拟更赴湖北之荆州，以调查华容地方所产之黄丝。

四月二十六日，离湘潭北行，趋予等所欲赴地点。翌晨八时至湖南长沙，是日适空气潮湿，同人中感觉烦懣不欢，乃相约入城游览。城中情形，与他处略同，建筑街衢等，皆粗劣秽污，无可观者。明日乘舟复行，遂过洞庭湖，渡扬子江，入荆河口，以达华容。计离湘潭后，水程十日，所经处尚有太平景象。居民各安农业，禾黍满望，叱犊时闻。予于此见二村童，共骑一驴，沿途笑语，意志欢乐，他处未见有此也。抵华容后，因觅旅馆不得，遂寄榻于某丝行中。行装甫卸，即有地方保甲二人，来询旅客姓名职业。行主知其故，即为予等代述来意。彼闻为诚实商人，非为匪徒作侦探者，遂满意而去，任予等自由动作，不复来相扰矣。予既宣布来意，旋有无数商人，送种种黄丝来，以备选购。是日得各种丝样，约六十五磅，装运上海。

两星期后，各收拾行装，准备归计。经汉口后，又赴聂家市（译音）。聂家市属长沙，亦产茶区域也。自五月二十六日离华容，于六月五日抵汉口，寓一中国旅馆中。天气既炎热潮湿，所居复湫隘异常，殊少清新空气，至为不适。三日后，有委员三人来查询，一如在华容时。示以在华容所购之黄丝，及其包皮上所盖由华容至汉口沿途税卡之戳。彼等见此，知非匪徒侦探，遂去，不复相扰。

汉口当时尚未通商，惟此事已经提议，不久且实行。当太平军未起事之前，汉口本一中国最重要之商埠。一八五六年，太平军占据武昌时，汉口、汉阳亦同时失陷。以是汉口之一部，尽被焚毁，顿成一片焦土。当予至时，商业已渐恢复，被焚之区，亦从新建筑。第所建房屋，类皆草率急就。若以今日（一九〇九年）之汉口言之，沿岸一带，货栈林立，居屋栉比，类皆壮丽之西式建筑，大有欧西景象，非昔比矣。故在今日中国之有汉口，殆如美国之有芝加哥及圣鲁意二城。予知不久汉口之商业发达，居民繁盛，必将驾芝加哥、圣路易而上之。予等勾留数日，遂重渡扬子江，趋聂家市产黑茶之地。

六月三十日离汉口，七月四日至聂家市及杨柳洞（译音），于此二处，勾留月余。于黑茶之制造及其装运出口之方法，知之甚悉。其法简而易学。予虽未知印度茶之制

法如何，第以意度之，印茶既以机器制造，其法当亦甚简。自一八五〇年以后，中国人颇思振兴茶业，挽回利权，故于人工之制茶法，亦已改良不少。究印度所以夺我茶业利权之故，初非以印茶用机器制造，而华茶用人工制造之相差。盖产茶之土地不同，茶之性质，遂亦因之而异。印茶之性质极烈，较中国茶味为浓，烈亦倍之。论叶之嫩及味之香，则华茶又胜过印茶一倍也。总之印茶烈而浓，华茶香而美。故美国、俄国及欧洲各国上流社会之善品茶者，皆嗜中国茶叶；惟劳动工人及寻常百姓，乃好印茶，味浓亦值廉也。

八月下旬，所事既毕，共乘一湖南民船以归。船中满载装箱之茶，以备运沪。于八月十二九日，重临汉口，计去初次离汉时且两月矣。此行不复过湘潭，经汉口后，即自扬子江顺流而下，至九江，过鄱阳湖。鄱阳湖之南岸，有地曰河口。自河口以往，乃遵三月间所经之原路，九月二十一日抵杭州。由杭州复乘“无锡快”，于九月三十日抵上海。溯自三月以迄十月，凡历七阅月之旅行，藉此机缘，予得略知内地人民经太平军乱后之状况。凡所历沿途各地，大半皆为太平军或官军所驻扎者，外状似尚平静。至于各地人民，经太平军及官军抢掠之后，究竟受何影响，则无人能知其真相矣。

惟有一事，令予生无穷之感慨。予素阅中国记载及旅行日记等书，莫不谓中国人口之众，甲于全球。故予意中国当无地不有人烟稠密之象。乃今所见者，则大抵皆居民稀少，与予夙昔所怀想者，大不相符，是则最足以激刺予之脑筋者也。此种荒凉景象，以予所经之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为尤甚。当予游历时，为春夏两季，正五谷播种、农事方殷之际，田间陌上，理应有多数之驴马牛畜，曳锄相接。乃情形反是，良可怪也。

予自内地归后，十月间复有英友某君，倩予至绍兴收买生丝。绍兴去杭州西南约二十英里，所产丝颇著名。予在绍兴收丝约两月，忽患疟，不得已中途辍业。绍兴城内污秽，不适于卫生，与中国他处相仿佛。城中河道，水黑如墨。以城处于山坳低湿之地，雨水咸滞蓄河内，能流入而不能泄出。故历年堆积，竟无法使之清除。总绍兴之情形，殆不能名之为城，实含垢纳污之大沟渠，为一切微生物繁殖之地耳，故疟疾极多。予幸不久即愈，甫能离榻，即急急去之。

（容闳：《西学东渐记》）

太平军中之访察

一八六〇年，有二美教士，不忆其名，一中国人曰曾兰生，拟作金陵游，探太平军内幕，邀予与偕。予欣然诺之。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此余所亟欲知也。是年十一月六日，予等共乘一“无锡快”，自上海首途。时适东北风大作，船顺风行颇速，天气复晴朗。同行诸人，兴致殊高。适携

有美国国旗，众人乘兴，遂以插船首，迎风招飏，顾而乐之。既念此举殊疏，或误认吾舟谓有国际关系，而加以盘诘，则徒生枝节，乃急卷而藏之。吾侪此行，拟先至苏州，本应道出松江。因闻松江方驻有官军炮艇，恐为所拦阻，不听向前，或被递送还上海，亦殊不便，乃绕道避之。舟离上海三十英里中，沿途居民安堵，不显有政治上扰乱情状。田家操作自若，方收获也。然予赴内地调查产茶时，苏州已为太平军占领。苏沪密迩，故上海租界中西人咸惴惴，惟恐太平军来占据租界，乃严为戒备。松江各河中亦炮艇密布，西人守卫队亦远出租界界线之外严密巡逻矣。

十一月九日之晨，船抵苏州。沿途畅行无阻，绝未遇一官军，或一太平军。当此战争紧急之际，而巡逻疏略如是，中国人事事不经意，于此可见一斑。予等抵苏州之娄门，先至一军站。站中有护照，欲赴城内者，必先于此领照，乃得入，出城时仍须缴还之。予等欲入城谒其主将，乞介绍书，俾得直赴金陵，沿途无阻。乃以二人留站守候，先遣二人面军站长，问四人可否同时入城。二人去时，有该地警察长，特派一人伴之行。去一小时而返，谓站长已允所请。于是予等同入城。

时城中民政长方公出，遂往谒军事首领刘某。其人躯干高大，身着红衣，有骄矜气，望而可知为浅陋无根柢者。彼询予等赴南京目的，虽返复盘诘，礼遇尚优。旋授一函介绍予等于丹阳主将，并缮一护照，谓持此畅行于无锡常州间，可无留难。刘复介绍予等晤四西人。四人中二美人，一英人，一法人。法人自谓为法国贵族，因在本国丧失其资财，故来中国以图恢复；英人则自称系英国副将；其二美国人，一为医士，一则贩卖枪弹者，因索值过昂，尚未成议云。之数人者，其所谓贵族、副将、医士、商人云云，初莫辨其真伪。其为冒险而来，各怀所欲，则无疑也。予闻刘颂赞美歌，口齿颇伶俐。日暮返舟，复遣人以鸡、羊等物相馈遗，以故此行食品颇充裕。十一月十一日晨抵无锡。既至，出护照示关吏，果得彼等礼遇。其地之主将某，设筵相款。宴罢，复赠种种干鲜水果，且亲至舟中送行。予等与谈论甚久，后亦颂赞美歌作终结，与苏州刘某所颂者同。

十一月十二日，离无锡赴常州。自苏至丹阳，舟皆行运河中。河之两岸，道路犹完好。途中所见皆太平军。运河中船只颇少，有时经日不遇一舟。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有稻秧麦穗。旅行过此者，设不知其中真相，必且以是归咎于太平军之残暴。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非如纣之不善、盗跖之率徒为暴。然则仁与不仁，其成败之代名词欤？抵常州，日已暮。自无锡至此，沿途房屋，皆空无人居。偶遇一二老叟，提小筐售物。筐中所贮，橘、蛋、糕饼、菜蔬、鱼、肉等零星食品，见舟来，辄追呼求售。观其状，似因年老不能远逃，故藉此以延喘息。然皆愁苦万状，穷蹙无生趣矣。十三日晨六钟，复解维趋丹阳行。丹阳居民，对于太平军较有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

无荒凉景象。而太平军之对于人民，亦未闻有虐遇事，相处甚得也。是日之晨，途中见有兵千人。傍晚已望见丹阳雉堞，因暮色苍茫，故寄宿舟中。翌日破晓入城，谒其地主将。先以苏州所得之介绍书投入。后知此主将亦刘姓，彼适他出，有副官秦某（疑即天官秦日昌）出迎，盖文职也。为人和蔼可亲，礼貌周至。予等与谈，偶询以太平军中宗教信仰。秦君自谓对于耶稣教之观念，皆得诸其首领洪秀全。其言曰：

“吾等所崇拜之天主，即在天之父。天父之外，复有耶稣及圣灵。三位一体，合成真人，是曰上帝。耶稣教分为二派，一曰旧派，一曰新派，太平军则弃新派而从旧派，吾等之天王，曾至天上面谒天父。天父命其降世行道，扫除一切罪恶，指引一切迷路，毁灭偶像及其他一切邪教之迷信，晓谕百姓，使人人咸知天主之真体，其责任盖甚重大也。天王之至天上，其为灵魂御空而行，抑为肉体白日飞升，则非吾等所能知。但天王自言，天王之尊，犹不能与天主相提并论。世人之当崇拜天主，乃为宗教上之崇拜；至天王之受世人敬礼，不过犹世上皇帝之尊荣，为臣民者对其君上，当极其尊敬而已。天王之位，锡自天主，与耶稣为兄弟行。此所谓兄弟者，非谓其为同父共母所生，第因天王与耶稣，皆为上帝先后所派之天使，命其至世界上普度众生，为世人赎罪。天王衔此使命在耶稣后，故当兄事耶稣耳。至太平军中之教规，有所谓饮三杯茶者，乃表感谢上帝之心，初不含赎罪意义。其数之以三者，亦与三位一体之教旨无关，即一杯二杯，本无不可。而必舍一舍二而择三者，则以三之为数乃中国人素来崇尚，如古语称天地人为三才等是也。若言赎罪，则无论何等供养祭献，绝不能赎吾人罪孽于毫末。此权盖尽操诸耶稣之手，世人但尽其真心忏悔之忱，则耶稣自能为之救赎，否则虽祭奉亦无益。即天王自己，亦长日兢兢业业，惟恐或得罪于天主云。”

秦某言次，又论及战争时军民必分处之故。谓中国亘古以来，无论何代，依向来之习惯，凡遇战争时，人民必退处田野，军士则驻守城中。所谓攻城略地，能攻克一城，则城外之地可垂手得也。又言自苏至此，运河两旁荒凉之况，其故有三：一为张玉良军队退败时所焚烧，一为土匪所抢掠，一则太平军之自毁也。当忠王（即李秀成）在苏州时，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谓有能出力禁绝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并颁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许残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迨后忠王至无锡，曾有一该地长官纵任土匪焚毁民居，忠王乃戮此长官以警众。忠王与英王（即陈良玉）之为人，皆极聪颖，不独善于军旅之事，文学亦极优长云。

秦某又言攻略各地之情形，及一八六〇年春间官军围攻金陵之失败。语次并出一函相示，函为徽州某主将所发，内云曾国藩已受大创，现方为太平军所困，四面受敌。据其函中所言，似曾国藩已战歿阵中矣。秦某复谓张玉良攻金陵败退后，已受伤咯血，现在杭州养病，一时不能复出。运河一带，居扬子江之北者，皆入太平军掌握。而忠王、英王，则居上游，方谋取湖北。石达开经略四川云贵等省。镇江近方被围，更有

西王率军驻扎于此，以指挥江南全境云云。当日太平军势力所及盖如此。

是日于秦处晚餐，入夜归宿舟中。明日复入城，谒刘主将，又不值。仅晤其中军某，因请其设法护送予等至南京。中军允诺，属以所乘舟可暂留丹阳，彼能善为守护，勿使有失。归途出此再乘之，固甚便也。翌晨（十六日），予等遂徒步出丹阳。行十五英里，至一镇曰宝堰，其地去句容六英里。镇中觅宿颇不易，土人皆贫苦不支，对于外来之客，尤怀疑惧。费几许唇舌，仅于隘巷中得空屋，无几案床榻，以稻草席地而已。次晨，居停老妇以粥饷客，濒行酬以银一圆。九钟，抵句容。城门尽闭，不得入。盖此时适有谣传，谓太平军败于镇江，将来此暂避，故句容戒严。予等闻此大失望，美教士至欲折回上海。余意必至南京，持论久之，乃复前进。幸离句容不远，觅得肩輿及骡，乃不复退缩。

十一月十八日抵南京。予先至，候于南门外，余人齐集，乃同行入城。城中劳白芝教士（Rev.Roberts）已遣仆数人，迎候于途，遂至劳君寓所。寓近干王洪仁（疑为洪仁玕之误）军署。劳白芝，美教士旧友也。既晤劳君后，彼等殷勤话旧，予则先退至己卧室。长途仆仆，颇觉劳顿，因略盥洗，即休息。予晤劳君时，未发一语，亦未尝告以予之姓名。但前在古夫人小学肄业时，曾晤其人，故一见即能识之。渠此时所衣为黄缎官袍，足华式笨履，举步迟缓，益形龙钟。劳氏在南京果身居何职，予实未详。洪秀全之宗教顾问欤？抑太平天国之国务卿耶？

翌日，予等谒干王。干王为洪秀全之侄。（按干王洪仁玕与洪仁达同辈，于洪秀全为兄弟行，此处云云，恐误。）一八五六年，予在香港曾识其人。当时彼方为伦敦传道会职员，任中国牧师，其主教为莱克博士（Dr.Legge）。莱克博士，即著名善译中国古文者。予曩在香港晤干王时，干语予，将来愿于金陵得再相见，今果然矣。干王本名洪仁，迨至金陵与其叔共事，晋爵至王位，乃曰干王，殆取干城之义欤？干王接见予等，极表欢迎，尤乐于见予。寒暄后，即询予对于太平军之观念若何，亦赞成此举而愿与之共事否。予告以此来初无成见，亦无意投身太平军中，妄思附骥；第来探视故人，以慰数年来晦明风雨之思耳。

干王复固问，余曰：“实无他目的，但得略悉金陵实在情形，一释传闻之疑，于愿已足。惟此次自苏至宁，途次颇有所感触，愿贡其千虑一得之愚。因言七事：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此其大略。至若何实行，自非立谈所能罄。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余之此言，盖度德量力，自谓能尽力于太平军者只此耳。

越二日，干王复邀予等为第二次谈判。既入见，干王乃以予所言七事，逐条讨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盖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

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予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且此时诸要人皆统兵于外，故必俟协议。经多数赞成，乃可实行也。

又数日，干王忽遣使来，赠予一小包袱。拆而视之，则中裹一小印，长四英寸，宽一英寸，上镌予名。又有黄缎一幅，钤印十三，上书予官阶，曰“义”字。按太平军官制，王一等爵，义字四等爵。予睹此大惑不解。干王以此授予，意果何居？其以是为干旌之逮欤？然未先期得予同意，不可谓招以其道。岂谓四等荣衔，遂足令人感激知己，抑亦隘矣。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乃商之同伴诸人，决计返璧。更亲至干王府，面谢其特别之知遇。且告之曰：“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无功之赏，则不敢受。君果不忘故人，愿乞一护照，俾予于太平军势力范围中，无论何时得自由来去，则受赐多矣。”干王知不可强，卒从予请，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出护照，并为予等代备粮食舆马，送至丹阳。予等共乘原舟遄归，于翌年一月初旬安抵上海。途中追忆太平军起事情形，及彼中人物之举动，以为与中国极有关系，当于下章详之。

（容闳：《西学东渐记》）

曾文正知容闳

容闳字纯甫，香山人。年七岁，即学于英教士。十三，从美教士普拉温。普爱其才，携之至美，使肄业于叶尔大学，时年十九。后七年，毕业回国。又十年，始受知于曾文正。同治中，奏设机器制造局于上海。文正使容赴美购料，容乃建议，遣聪俊子弟游学于美。文正从之，使为监督，兼充驻美副使。适华工在秘鲁、古巴诸国受虐待，事闻，中朝使容就近往查，属实，遂禁止移民秘鲁。已而文正薨，李文忠悉召游美学生回国，皆未毕业，容大失意，遂留美二十年，不还。

先是，容娶美妇，举二子，皆三十余岁矣。光绪甲午中日之役，虽在海外，然仍不忘故国。时张文襄主战，幕客某与容识，容因献策于张。其一曰：“请亲赴伦敦借款一千五百万元，购办现成甲舰三四艘，招借洋兵五万，由太平洋出拊日本之背，以阻其西侵之势。”其二曰：“借款欧洲某国四亿元，以台湾为抵押，九十九年还，大兴海陆两军，以挽颓势。”张纳第一策，飞电促赴英。容急诣伦敦就富商谋之，富商咸欲以海关作抵，文忠与赫德不欲，议垂成而寝。

后数年，日皇简儿玉大将为台湾总督。一日，有白发短躯者来，投刺，书“容闳”两字。儿玉出见之，极道倾慕之意，已而曰：“今窃为足下危者一事。”容不解，促膝问之。儿玉曰：“前者闽浙总督致书，言容闳苟来，请捕拿解交。”盖谬传容为康党也。容泰然曰：“公欲捕我，固无所逃。虽然，我为祖国谋，为忌者所中，此士之荣也。”儿玉

笑曰：“我不为贵国捕吏，请足下勿虑。”因出报纸示之，曰：“此事为何人提倡？”盖所录者即容向所建第二策也。容受之读竟，曰：“此非他人，即我之策也。”举右手叩其胸者三，乃继语曰：“此言借款亿元。非事实也。吾欲借者，特其半耳。”儿玉笑而颌之。容曰：“他日苟临国难，吾将复建此策，人不能夺吾志也。”时儿玉将东归，劝容俱往。容适患喘，不果行，居数日，遂诣香港。儿玉派兵四人昼夜为之警护焉。

（徐珂：《清稗类钞·知遇类》）

教育之计划

予自得请于曾文正，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者，遂跃跃欲试。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当日政界中重要人物，而有余志同道合者，又有老友丁日昌。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当丁升任江苏巡抚，予即谒之于苏州公署，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彼当上之文相国，请其代奏。文祥满人，时方入相，权力极伟也。予闻丁言，惊喜交集，初不意苏州之行，效力如是。于是亟亟返沪，邀前助予译书之老友（南京人），倩其捉刀，将予之计划，撰为条陈四则，寄呈丁抚，由丁抚转寄北京。略谓：

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欲巩固公司之地位，并谋其营业之发达，拟请政府每年拨款若干以津贴之。其款可由上海镇江及其他各处运往北京之漕米项下，略抽拨数成充之。漕运旧例，皆运米而不解银；每年以平底船装运，由运河驶赴北京。故运河中专为运漕而设之船，不下数千艘。运河两岸之居民，大半皆藉运漕为生，但因运法不善，遂致弊端百出。水程迢迢，舟行纡缓，沿途侵蚀，不知凡几。值天气炎热，且有生蛙之患。以故漕米抵京，不独量数不足，米亦朽败不可食。官厅旋亦知其弊，后乃有改用宁波船，由海运至天津，更由天津易平底船以运京。然宁波船之行驶亦甚缓，损失之数，与用平底船等。愚意若汽船公司成立，则平底船及宁波船皆可不用，将来漕米即径以汽船装运。不独可免沿途之损失，即北方数百万人民仰漕米以为炊者，亦不至常食朽粮也。（此后招商局轮船，即师此法以运漕。）

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第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按中国当时尚无良好矿师，足以自行开采。人民尤迷信风水之说，阻力多端。予之此策，第姑列之，使政府知中国实有无穷厚利，不须患贫。且以表示予之计划远大，冀政府能信任予言也。）

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盖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人中国越俎代谋之象。苟留心一察天主教情形，即可知予言之非谬。彼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已不仅限于宗教范围，其对于奉教之中国人，几有管辖全权。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竟由教会自由裁判，不经中国法庭讯理。是我自有之主权，已于法律上夺去一部分也，是实不正当手段。若不急谋防范，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故政府当设法禁止。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此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予友谓予，官厅批答公事，例有准驳。吾与以可驳者，而欲得者乃批准矣。且目的所在，列之第二，乃不显有偏重之意也。此条陈上后两阅月，丁抚自苏驰函告予，谓文相国丁内艰。盖中国礼制，凡现任职官，遭父母之丧，谓之“丁艰”。丁艰必退職，居丧三年，不得与闻政事。予得此消息，心意都灰，盖至此而元龙湖海豪气全除矣。抑蹇运之来，天若不厌其酷者。得第二次噩耗，希望几绝。盖文祥居丧不三月，亦相继为古人矣。予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试，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亦安能无快快哉！失望久之，烬馀余热。自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此三年中，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并恳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办事必俟机会，机会苟至，中流自在，否则枉费推移。余非不知此，然时机者，要亦人力所造也。

已而天津人民忽有仇教举动，惨杀多数法国男女僧侣，其结果使中国国家蒙极大之不幸。予乃因此不幸之结果，而引为实行教育计划之机会，洵匪夷所思。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是因仇教之恶果，而转得维新之善因，在中国国家未始非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也。

天津仇教事，发生于一八七〇年春间。所以演成此惨剧者，则以北方人民，类皆强悍而无识，迷信而顽固，遂因误会以酿成极大之暴动。先是天津有恶俗：贫民无力养其子女者，恒弃之道旁，或沉溺河中。天主教僧侣，悯其无辜，乃专事收育此等弃儿，养之医院，授以教育，稍长则令其执役于教会之中。此实有益之慈善事业，顾蚩蚩者氓，误会其意，造为无稽之说，谓教会中人取此弃儿，藏之医院及教堂中，将其双目挖去，以配药剂，或则作为祭祀之贡献品。此等荒唐可哂之谣言，恰合于天津愚民之心理，故一时谣传极广。因市虎之讹，竟激起人心之愤。久之又久，祸机乃不可遏，遂不恤孤注一掷，取快一朝，虽铸错而不悔也。计是役焚毁天主教医院及教堂各

一所，杀毙教中法国男女僧侣无数。

此暴动发生之际，崇厚适为直隶总督。此人前曾任俄国公使，今甫督直而即值此暴动，可谓大不幸。盖中国律例，凡地方有变故者，长官须负其责，故崇厚遂因此革职，发配边远地方充军。迨后中国政府，允以巨款赔偿被害人之家族，并建还所焚毁之医院、教堂，更以政府名义发正式公函，向法国道歉，事乃得寝。幸尔时普法战争未已，法政府在恐慌中，故未遑以全力对付中国。否则必且借题发挥，肆意诛求，以饬其贪饕，交涉恐未易就范。但此次虽无难堪之要索，然后来中国属地安南东京之一片土，卒因是不我属矣。

中国政府当日曾派大臣四人调停，四人为曾文正、丁日昌、毛昶熙、其一人刘姓忘其名。是时捻匪虽渐平，尚未肃清。李文忠身在戎行，未与闻斯役。丁奉派后，电招予为译员。电至略晚，不及与同行，予乃兼程赴津。抵津后，尚得与闻末后数次之谈判。此交涉了结后，钦派之诸大臣，留天津未即散。而予乃乘此时会，十余年梦想所期者，得告成功焉。

（容闳：《西学东渐记》）

容闳之诗

香山容闳，自美游学回，适洪秀全据桂林，因进谒，献外交购船二策，不能用。容退隐，有《园居》十首云：“巷僻园居乐，萧疏城市中。砌添新藓绿，槛拂落花红。笋好刚经雨，兰幽恰引风。老亲欢菽水，笑语课儿童。”“山好层城隔，登楼望翠微。衙蜂衔蕊入，巢燕得泥归。水阁嫌蛙鼓，晴窗爱蝶衣。落英堆满径，不解傍人飞。”“亲旧怜荒僻，谁知与性宜。看花移榻近，爱月下帘迟。稚子贪摹字，山妻喜听诗。养闲吟最好，眠懒病能医。”“携枕寻云卧，披衣对石言。叠山高过屋，引水曲当轩。阶犬迎人吠，邻鸡傍客喧。飞花禽乱起，扑朔误开门。”“残书愁衲束，引睡乱堆床。题竹衣粘粉，锄梅屐惹香。买山寻路僻，移石得烟凉。且喜新刍熟，诗怀入酒狂。”“闭门山雨夜，落叶思难禁。病久能知药，吟多喜对灯。拂枰过棋客，寻碣得诗僧。好是盈尊酒，毋云醉未能。”“客至书随读，携壶共引纶。树边行数息，潭影伴常亲。句好题难得，香焚泽正新。春衣犹可典，不算是长贫。”“芍阑春婉婉，皎月映重帘。试墨翻眉谱，研朱沈指尖。品茶汤细瀹，斗草韵频拈。琐事能销昼，闺房笑语添。”“出门还不恶，随分得逍遥。晴路花粘屐，春波柳拂桥。梅丁青换软，菜甲绿轻挑。恐谓风光损，聊凭浊酒浇。”“习静门常掩，山窗拓晓晴。嚼花林下饮，爱草涧边行。悟笔观云势，调琴学雨声。何曾抛好夜，吟坐到天明。”读其诗，不似其为人也。

（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

容闳借款

容闳，字纯甫，广东香山人，为中国第一（批）次老留学生，与洪秀全有关系。洪氏败后，复漫游四方，有志恢复，以年迈无力。及同盟会成立，容公甚喜，自美洲致书东京，言为愿代表借款，不须抵押，但由各省主要一二人署名而已。孙公于会场报告此事，干部各人，如法署名，交容公全权办理此事。民国成立。容公始卒，年已九十许矣。

（田桐：《革命闲话》）